

话题·“阅读诊断”系列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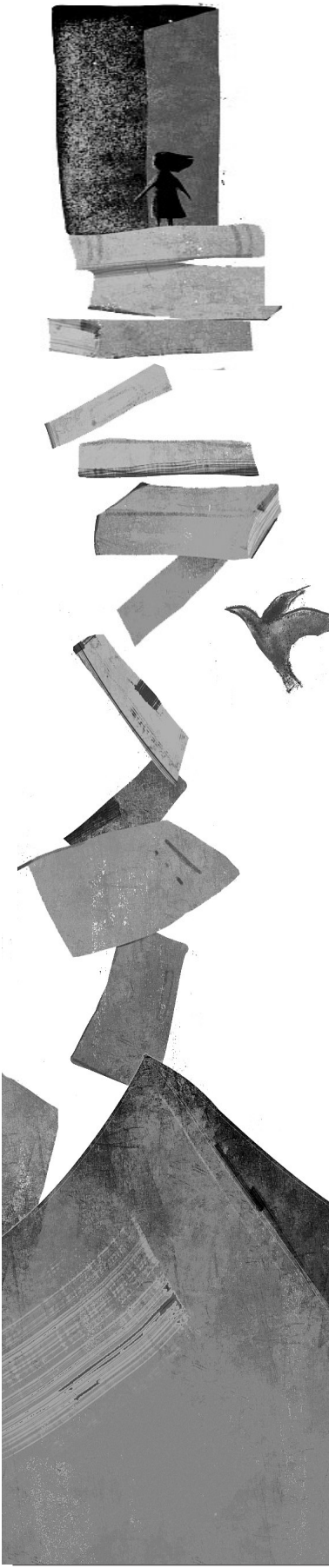
名著
阅读

如何从“死活读不下去”中解困

刘笑天

2013年世界读书日当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网络上发起来说死读不下去的书的投票,有近3000位网友参与。最终,《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尤利西斯》名列前十。

如何看待这个榜单折射出的意义?大众阅读趋于网络化和快餐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愈演愈烈。就榜单而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一家有品质、有良知的出版社,其真实性毋庸置疑。然而取样三千,未免偏少,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而且九年之前的网民整体较之今日更为年轻化,同样说明不了问题的全部。



书海观潮

《古典的春水》:作家潘向黎的“人间词话”

本报记者 却咏梅

3月,春水渐生,春风拂面,正是读古诗词的好时节。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邀我们一起邂逅最美古诗词。

该书是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潘向黎最新创作的一部古诗词随笔集,谈及近60位古代文人,沉浸式赏鉴100余首古诗词。全书共十二章,前六章分别从多情、怀古、愁绪、女性美、时间、艳美等六个小切口入笔,却写得恣意情深、气象万千;后六章则逐一聚焦中晚唐诗人群像,晏殊与晏几道、欧阳修与周邦彦、苏东坡、陆游、辛弃疾,一人一题,流光溢彩,落叶残花,浅情世间,奈何深情,世人皆以东坡为仙,心中极多想不开,肝肠似火,色貌如花,句句击中活在当下的芸芸众生的心灵痛点。

在新书首发式上,朱永新、李敬泽、毕飞宇、潘凯雄、欧阳江河、彭敏等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诗词与人生谈古论今,一致

1 经典遇冷,原因何在

名著阅读遇冷,从榜单看与书籍也不无关系。

其一,有些经典阅读难度太大,比如《尤利西斯》,我曾经找出萧乾、文洁若两老的译本,最终知难而退。再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20岁的我在一所偏僻的乡镇中学任教,哥哥给我订阅了社科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辑的《世界文学》,刊物开始译介这本书,并且刊载了部分内容,我买了全译本硬着头皮读了一遍,然后束之于书橱最高层,那天读及老毛姆的毒蛇名句,我自己就曾说过,我宁愿读普鲁斯特读得厌烦,也不愿意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来解闷,甚为惭愧,但是至今没有重读。

2 开卷有益,必读经典

开卷不一定有益,读书也并非清高事。然而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精神的发育、审美趣味的涵育、思维品质的雕刻、精神格局的构筑,最可信赖而又优效的方式就是叩读经典。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认为,要读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有人浅白地把经典称为爷爷书,同时切不可耗费精力和时间装一肚子与之相反的孙子书,包括那些宣扬狼性鄙弃人性的书,那些赤裸裸张扬厚黑学、兜售成功学的书,应该在源头切断其传输线路,屏蔽其传播信号。

我曾经和学校的外教交流过他们国

其二,有的名著读不下去和读者的爱好习惯有关,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盗版正版我都浏览过,也知道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莫言、余华、刘震云诸人一度奉之如神明,但是我不喜欢阅读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包括马尔克斯、略萨甚至博尔赫斯的作品,部分经典不被青睐,无他,纯粹是读者的个人爱好所致。

那从外部环境维度论,名著阅读遇冷又有哪些原因呢?

其一是互联网+时代的冲击。按照加拿大作家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小说《X世代:速成文化的故事》里的观点,1995-2010年出生的人属于Z世代,他们是数字技术的原住民,互联网和数码产品深刻

家青少年名著阅读的状况,那位俄罗斯外教是一位语言学博士,她说俄罗斯是一个从来不缺乏艺术和文学大师的国度,然而网络时代,他们的青少年对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阿赫玛托娃也不像过去那样兴趣盎然。另一位日本外教是一位中学日语教师,他告诉我,日本的经典阅读也不怎么令人乐观。这问题是世界性的,不过我们的状况更为令人忧虑而已。那么,学校和教师如何引领学生们在名著阅读中实现突围,抵达阳光如瀑、草长莺飞的彼岸?

首先教师本人必须是一位优秀的阅

3 道术并用,引领阅读

其实读者、家长、学生和教师最关注的是什么方法可以让读书有效,关注实效也算是我们文化传统中一个人所共知的隐形倾向,但是切不可因此堕入短视化、唯功利的泥潭。

首先给予孩子一个坚实的阅读时空。李希贵担任山东高密一中校长时推行了一项语文教育改革,名曰语文实验室计划,运用课程化的方式强化名著阅读和针对性写作训练。读写空间叫语文实验室,类似今天的专业学科教室,配备经典名著、精选报刊和相应工具书。语文课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课时来语文实验室完成。阅读的经典分为核心、紧密、松散三个层级,写作为规定性写作和个性写作。表面看并没有琳琅满目的技术元素支撑,但是元气淋漓触摸到了母语教育的核心,而且不仅提升了语文素养,还提升了学生的精神品质。其实时至今日,仍然可以推行,虽然时空定位不一样,然而读书只有好坏之别,并无新旧之分,过去匮乏图书,今天匮乏读书。

其次,要让学生参与活动的谋划构建,让他们真正做学习的主人,为他们组建学

习共同体,搭建他们渴求的学习平台,培育他们的研究意识、习惯,促进他们的思维生长。譬如可以让学生结合诗词学习选编一册唐诗选本、一册宋词选本、一册苏东坡作品选本、一册鲁迅作品等,配以规范导读、精准注释和精彩鉴赏,培养他们的文学鉴赏眼光与能力。再譬如可以让他们自己编辑、印刷、设计出一本刊物;可以由他们策划一个读书沙龙或者论坛;还可以让他们改编几个课本剧,自编自导自演一出经典名著改编的大戏。我的学生曾经把《鸿门宴》改编成两种风格的剧本,一种忠实于原文,一种由班里精通芭蕾的同学演绎出了一出轻魔幻剧,而他们自己编演的《傲慢与偏见》更是将其解读力、鉴赏力和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

再其次,匠心设计有创意、贴近学情的学习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深度阅读,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对具有一定阅读素养和知识水平的中学生,在引导他们注重基本理解的同时,可以设计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问题,以培养他们的研究精神和创见。可以设计宏观性问题,譬如读《堂吉珂德》,可以引用别林斯基的评价进行统领:在欧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告诉学生,我们过去过于重视滑稽、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而忽略了另外一面,阅读研讨过程中请加以探究。

在日常学习中,组织群文阅读加以拓展也要适时引导,譬如学习王安石的文章《答司马谏议书》,感受王氏作为改革家勇气和坚定的同时,再和学生一起阅读司马光劝导



而切实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思想甚至思维方式,他们阅读和表达的主流媒介也由博客转为微博、微信,碎片化倾向越发严重,目前中小学生包括相对成熟的高中生在作文中呈现出这种现象已经掩饰不住。

另外,确实有一个暗示不读经典的场存在。比如总是有人纠结到底是读纸质书还是电子书,纠结借助阅读器和网络读书算不算读书。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你挚爱读书,所有介质书籍都可以。还有,总有砖家为读书碎片化找到存在科学性理由,比如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人的阅读专注度只能保持十分钟,显然他把自我和人类阅读经典的素质等同于锦鲤了,忽略了人之为人的宇宙精华,万物灵长的精神属性。

读者,唯其如此,你才具备引领学生阅读的资质。教师读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完善知识结构,少犯错误;其二,打上精神底色,打造精神殿堂;其三,有前两者做基础,兴之所至,自由读书,从心所欲不逾矩。有的学生阅读《平凡的世界》时,发觉其悲剧意识极浓,并联想到李宗盛的歌曲《山丘》中的“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阐发其中巨大的荒诞感,对同龄人而言这观点极为可贵,然而却被教师忽略了,因为教师的学养分量不足,自然无法引领学生达成阅读高阶目标。

王安石的四千字长信《与王介甫书》。两位都是大贤,围绕富国利民,往复辩论,光明磊落。王安石于公决绝霸气,司马光对友透彻诚恳,如此阅读显然效果更佳。

在具体阅读一篇文章时,同样可以设计活动把学生导入思维与思想的深层,譬如读汪曾祺的《玉渊潭的槐花》,可以问汪先生自言著文深受归有光影响,从中找出依据并分析其中美学价值;读《陈小手》《黄油烙饼》,引导学生分析大众喜欢的花花草草、吃吃喝喝层面之外,汪先生笔下隐含的抒情人道主义。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深度阅读能力在名著阅读中的落实,需要策略,需要思路,也需要学理。

还有,培养学生阅读名著经典,要立足于国民阅读素养、国民写作能力的建构,着眼于健全人格、悲悯人性、精神格局的打造。譬如在阅读文学名著之外,还要引导学生阅读历史、美学、哲学及学术名著。阅读过程中,既要注重宏大叙事、宏观思维,又要重视细节体验、精读批注。

在武侠小说中可以有各色奇遇,先前是武功低弱的曾阿牛,山洞奇遇获取心法秘籍,出山即为打遍天下几无敌手的张无忌。而经典阅读唯有一本一本积累,小火微煨,急不得也么哥。突破瓶颈,突出重围,不能只是坐而论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需要有意义、有力道、有理性的行动。

(作者系济南外国语学校特级教师、中国教育报2020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请扫描二维码
收看 阅读诊断
公益直播课

感慨,眼泪就流下来了。奇怪,我从未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王维流过眼泪,却在那一天,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原来,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等我,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来到这一天。

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表示,《古典的春水》可以说是中国人情感的档案,或者是生命的档案。潘向黎特别有意识地从一个个情感区域上进行重新解读,以极好的生命感受力、极其敏锐的情感,真正让古诗词在笔下变得亮起来、新起来,成为属于我们自己的诗。

一般的读本倾向于把古代诗人神化,《古典的春水》把这些人全都拉回到和我们平起平坐、可以对视的地方。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冠军彭敏说,当我们放弃仰望的视角之后,才有可能更加深入地去体会这些诗人的生活和诗词当中的精妙之处。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说过一句话:历史并无意义,是我们赋予它意义。毋庸置疑,教育也是如此。教育的意义来自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来自每一个教师对教育的认同,当然也来自那份师生共育的独特情感。某种意义上教育的意义是师生情感结构的显示,是师生情感联结的表征,是师生记忆的合体,经由这些,教育的意义方能得到填充和生长。

作为一个极富理想主义气息的教师,樊阳对教育的认识和他所进行的人文行读,总是能让我想到很多经典电影作品中的教师形象。比如《死亡诗社》中的基汀老师,他是永远鼓励学生发现自我的船长;比如《放牛班的春天》里的马修老师,他是用音乐启发孩子性灵、重塑孩子灵魂的老师;比如《心灵捕手》中的蓝勃教授和桑恩医生,因为对威尔的始终不弃和积极治疗,才使一个数学天才才得以成为自己;比如《鲁冰花》中的郭云天老师,始终善于发现孩子独有的天分。他们身上既有一些鲜明的自我个性,但同时更多地拥有教师的爱心和关怀。他们那善于发现孩子、帮助孩子、成就孩子的眼睛里总是噙满了热切的期盼,而樊阳也与之相似。

樊阳坚持人文公益讲坛三十载,这套《行读中西的人文课》(百花文艺出版社)便是他基于三十年人文行读课程开发的经验和日积月累的思考总结而成,包括《先秦与轴心时代》《汉魏晋与古典时代》《唐宋与西方中世纪》《元明清与西方文明兴起》四册。

人文是一个略微带有浪漫化想象的语词,在现实中与技术、理性、分析等词语拥有某种天然的抵牾,而这种抵牾,情绪似乎也将其纳入到了学科界限的考量之中。人文作为学科边界的模糊地带始终有一种自治于各学科之间,但又矛盾于各学科之间的争议性气质。而以笔者观之,掩藏在这种争议与抵牾之下的,更多恐怕是人们对评价标准的莫衷一是及其背后焦虑心态的反映。正如樊阳在2017年《语文学习》上发表的《刻在心灵的两个词:自由与慈悲》一文中所述:2005年后,我感到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束缚让名著进课堂的语文教改无法推行,各种质疑、反对遍布周围,学生在学校没有了读书时间,很多老师、家长甚至认为让学生看闲书怎么能出成绩?没有成绩其他一切免谈!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在现实一线教学中进行素质教育的语文课改有多难,更遑论今日之核心素质教育,其中始终伴随着这种抵牾与争议的,不正是评价标准问题吗?因此,双减政策的实施正是对这种长期以来盘踞在一线教学中的痼疾所进行的正本清源式的治理与整顿。

是的,仔细看上述这段文字,有一个词成绩,始终如利剑一般刺穿着现实的教育,它与人文形成鲜明而炽烈的对比,似乎樊阳所进行的这场积三十年之功的人文试炼,也难以抵挡它作为一种标准性判断和价值性尺度的权威性。所以,我们需要反观自问的是,难道人文天然是不具备某种标准性,或者说作为标准性的人文,难以自恰于考试评价体系当中?我想如果真正要推进课程改革,某种程度上的,这是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即推进考试评价体系的多元化策略与人文标准相结合。

二

从语文小组到文学与文化讲座,再到人文讲坛,三个不同时期的名称串起了樊阳职业生涯的三十年之变;从西安到上海,讲述的是一个心怀人文教育理念的教师的职业地理的变迁;从上海行走到全国行走,将体验大地的文明之旅化成了还原现场的情景式学习;从户外科室中,到樊阳与学生而言,师生在,处处皆杏坛。这就是樊阳对教育的认知,他不断地在教育教学上走求新变,终于在探索的路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人文行读”之风。然而,在这

『人文行读』:作为思想试炼

程志

诸般变化之中,樊阳始终不变的是对理想教育之路的追寻。诗人泰戈尔说:我们的教育宗旨必须是人的最高的目的,即灵魂最全面的发展和自由。这不仅因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同时也契合了人的发展的自由理念。人的心灵何以发展,何以获得自由,途径只有自由本身,即自由的行走才能锻造自由的灵魂和发展的心灵。

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单一、刻板、无生命的课堂教学,提供多元共融的课程内容,以适应不同阶段和不同智力发展的学生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求。樊阳认为,在行走中落实五育才能真正展现五育重在实践、重在学科融合的根本要义。人文行走便提供了绝佳的方式。如樊阳所言:行走研学是德育引领,智育阅读研讨贯穿,体育实现,劳育、美育辅助的,五育无融合。古人有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言下之意即将实践作为一种求知的根本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心理意识当中,而樊阳所倡导的人文行读,正是以人文理念为指导,以实践作为认知世界的根本方式所展开的思想领读。

三

文史互证和文史互通向来是人文的核心理念。而将这核心理念践行的方式便是行,在行中才能突破自身因地理空间的限制而产生的思维高墙,不至于因学科壁垒和地理域限制自身对人类文明的深度探索。《行读中西的人文课》这套书里有一个隐藏且至关重要的概念便是比较的视野。某种意义上,文字的课程总结已经超越了经验地理意义上的行读范畴。人文行读作为一种思维操练的方式在实践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展,它不仅作为作为一种东方式的思考对人类经验和知识类群的把握,更多的是在一种纵向的地理跨越和横向的线性维度上打开了我们对文学与历史在地理维度上的全球化视野。

樊阳的人文课,不受限于宅兹中国的地理概念,更多是一种整体的人类思维和文化比较视野,不存在价值判断,也没有高下之别,只是作为一种文化观照的方式在文学、史学、哲学的游走中获得一种人文的浸润,一种思想的震撼,一场春风化雨的甘霖。在这种文化人类共同体概念观照中,他引领学生更好地读懂自身的文化密码,也在认知自身的前提下,编码出更多有意义的经验世界和思想观念。

(作者单位系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书人书事』